

南廌齋筆談

一之三

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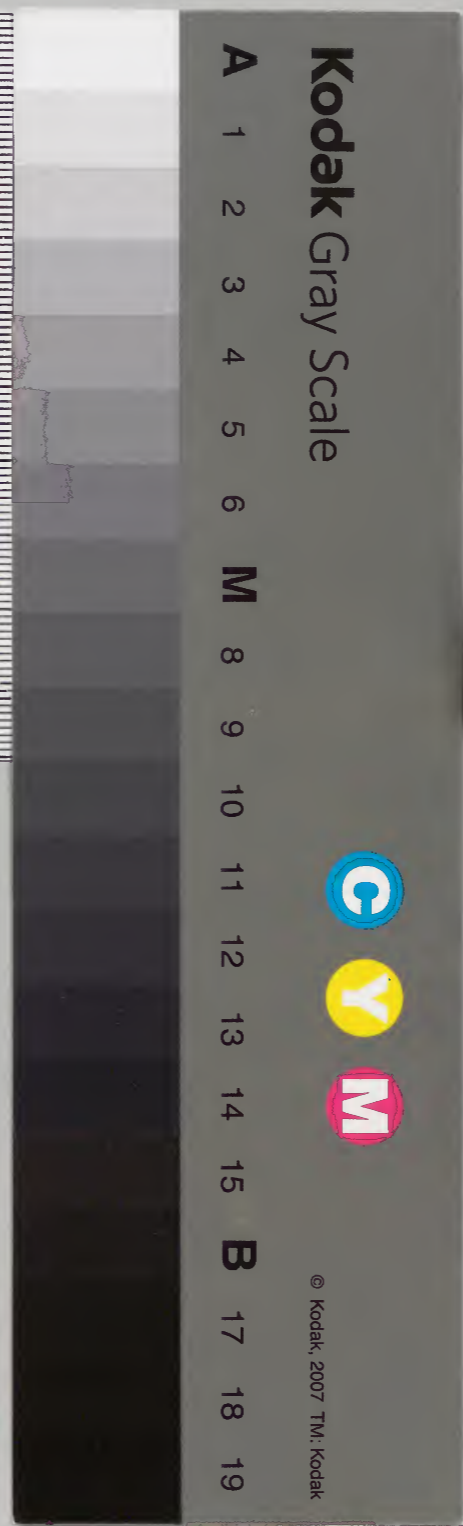
漢書門類			
二	四	九	二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〇七	二八一	二	漢
九	五	冊	書
冊	號	架	類

雜家 六四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815
冊數	2 (1)
函號	307 2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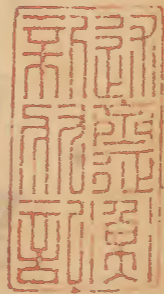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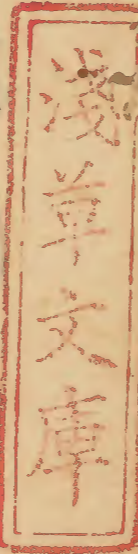
307-230





一 聞雁急筆談序

六經之支流餘裔散而為九
家自稗官出而九家之散者
始合蓋其說靡所不載故也
小說物盛於唐科額歲一舉
行才予下莖白首滯長安不



038-108

得歸則与四方同侶架空成文以
此磨耗任心而高懸旆况故至
文快忽吊詭多不雅而宋之士
大夫獨不能家居退閑性性梅
况朝家放實及文存名噴之宜
行而藉記之有國史漏而野

史獨詳者五判云不讀小說
知天下大體非虛語也宋太平
興國間既得各國圖籍彙之
諸如或修忽之于是收置彼閣
裕賜筆札庶既使之編纂羣
書仙時總計古之小說得一千六

百九十條種彙朝文集孤行
而楚史馱詁惟揚用修五元美
說部家為宏肆聯博而文亦
雅馴餘不能望宋而况唐與六
朝諸君子乎必得多交張元吉
聞在齊筆談至流便命雅似

子瞻而物情名理往與甘之冷
語相錯而出劉系慶啟成式所
不恒見也元長貧不能享少而
好客不能買書而好讀異書者
不能徇世而好種世蓋古衣僧
袂之流讀甚書可以知吾人

美豈村耆九宗而已外
爰東陳德傳撰

聞雁齋筆談引

昔晉人雅尚清談粲齒牙
樹頰頰便入泓然超玄著
故江左風流輝映後漢臨川
王採擷成世說考標錄諸
家小史分釋之遂為野史

羣倫之冠自是得官幾
於元棟有唐語林何氏語
林等固多鴻裁妙選第大
滯紀述難事活言而藻潤
之若獨托楮墨寫眉臆以
傳譚談叢者精絕所不

概見迺琅琊先生說部標
的當時茲邑又有張生元
長氏予偶覽筆談其文甚
雅馴語冷而趣深事瑣而情
奧含毫多技掇皮皆真頓令
孟公謝其蟲蛇吟商隱慙其獼

祭江左信善清談茲非其潭
之宗哉元長結陶廬開蔣徑
讀書聞雁齋不造之故未
面國博沈君媿之言其誼甚
高如近之孝子卒元長忘其
窶義恤孤予益壯而賓汝之

則元長器溫神儻玉山頽松
風漫真若耶原雪中白鶴
非鶉鷄之經所能羅也豈天
以右民業奉元長故病之耶
然元長骨次灑然自以身世
為勾絕有天際真人想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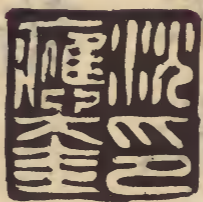
病也。筆潭者，乃居士古語，以
發世之病也。予長斯方，恨相
見晚，且不能如古遺，猶緬菜
者，搗在吾里，深媿之矣。
萬曆丙子五酉之望，少峯主人
豫章王時熙書於桂柏軒。

病居士筆談小引
病居士者，何吾友張伯子元長甫
也。筆談者，何元長胸次間有二酉
藏齒牙間有三峽水津，稱說今
古，不厭從耳根入，從舌根出，單語
蒸烟霧片牘，生風雷任意而談，任

意而莘即元長不知其然而寔不
得不然也吾觀元長氏家徒立壁
而坐客常盈堂窮巷敝扉而車轍
馬跡日踵戶外橐無留緡錢而緡
錢纔入橐中尋復一擲去孝友至
性俠烈生平類不逾中人而氣雄

九軍諾重千古長奇人哉其人奇
故橫筆所吐語：類奇吾黨奇男
子元長外當不能數：指屈惜乎
奇男子之為病居士也有如曰此
病居士之談也則談何容易談何
容易噫嘻濁世庸：難與莊語南

華氏蓋言之矣
萬曆乙巳秋七月既望穀元道人
沈應奎書于玉峰獨石齋中



聞雁齋筆談卷之一

鹿城病居士張大復上著

飲泉水

料理息庵方有頭緒便擁爐靜坐其中不覺于
睡昏昏也偶聞兒子書聲心樂之而爐間琴
如松風響則茶且熟矣三月不雨井水若甘露
兢局其戶而以瓦嬰相遺何米惠泉乃馱張生
之饒口訊之家人輩云舊藏得惠水二器寶雲

泉一器亟取二味品之而令兒子快讀李杲翁
赫書維其極醒極健者因憶壬寅五月中着屐
燒燈品泉于吳城王弘之第自謂壬寅第一夜
今日豈減此耶

李紹伯夜話

辛丑正月十一日夜水月當軒殘雪在地余與
李紹伯徘徊庭中追往談昔竟至一鼓間無人
聲孤雁嘹唳此身如游皇古如悟前世余謂紹

悟

伯二十年前中夜聞霰聲擊射亟起呼兒偕行
雪中水凝履底高不可步則相與攀樹敲琢而
行聞人鼻鼾笑之為蠢夜半聽窓外折竹聲亦
嘗命奴子啓扉視之酸風裂鼻頭岑岑作痛自
笑曩時拍馬踏雪不如擁絮酣卧

看陳白陽畫

陳白陽畫山水六幅所謂意到之作未嘗有法
而不可謂之無法也倪伯遠持視世長相與繼

叫奇特余非知畫者忽然見之亦覺心花怒開
矣因與伯遠世長究問今人不及古人處其說
不能一余笑曰自白湯此等畫出所以今人不
如古人也西人亦莫能對余曰今日但見白湯
意到之作淡墨淋漓縱橫自在便夫聲叫好不
知其平日經幾鑪錘經幾推敲大山長水丘阜
溪壑一々全具於胸中不着毫末然後拋却影
像振筆直遂所以方尺之紙勢若千里模糊之

處具諸生蘊所謂死枯骸上活眼再開者也今
人寫得一草一木一壑一丘未有幾今相似便
從古人意到之作學起都成滯薄了無意緻
何怪哉

章田鑄麻姑仙壇事

章田鑄麻姑仙壇事
草簡甫之從孫曰章田嘗遊益邨時葉亭李鷹
守建昌麻姑壇碑板久為庫吏所跌名田新之
既入石矣田忽病眼因念言姑仙許我從事當

估我詰且有老僧信步而至狀似婆子以絲係
一小藥瓶腰下田懇烏僧曰可瘥也取藥教之
應手替然既去田問寓何所曰輅住從姑山斗
母廟有郭良醫者知狀訪之不得更問廟祝絕
無老僧腰藥瓶者田木訥少文生平無妄言然
嘗為余語其事今日見田刻於王孺和家療眼
之說當不虛耳

容城屠者

楊忠愍公讀書容城寧國寺寺門有屠者夢神
語云楊某故忠臣家貧力學汝合供其屠者入
寺門訪之適遇公一見固已奇公矣且晚供具
不輟公固止之不聽二年而不怠公既登第屠
者不復見至為諸城令屠者來謁入邑問治狀
長揖謂公曰好好竟欲別去贈之卅金并絹之
一疋屠者笑曰某鼓刀而屠幸有餘鏹豈為黃
金未乎公治諸城良苦安所得風聞金而以與

某也辭不受止持一縑去後公破達時每秋讞
屠者必侍張夫人母子入京師候伺甚謹後公
赴義時張夫人母子不知也獨屠者在長安公
至西市顧見屠者曰夫人采乎曰不在已聞即
君曰不在公田只女在此子曰然遂受命屠者
經紀其藹葬事設奠痛哭而別嗟乎如屠者亦
奇矣昔文丞相之友張千載詣相囚所供飲食
三年無缺迨其未也置囊并櫝函丞相骨以歸

生死交情至今艷之屠者豈若人之儔欤然而
屠者故難矣何也非忠愍之友也蘭難王海齋
曰予領徐文貞命送忠愍西市曹見屠者者恨不
請其姓名云

雨聲

大雨往驟如黃河屈注喊涕不可止雷鳴水底
砰之然往而不收如小龍漫吟如伐濕鼓電光
閃之如列炬郊行未着門戶明滅不定仰視暗

霄垂之欲墮大道上無弗指而行者藉肩曳踵
入坎大叫如張啼深林鬼嘯雲外而裂垣敗屋
之聲隱之遠近間雨勢益恣每傾注食許時大
輒明旋即昏暗如人盛怒狂走氣盡念舒稍之
喘息而後益縱其所如者此時胸中亦絕無天
青日朗境界吾其風波之民與

樊父語

立春前一日迎芒神土牛野人競觀以鋪張義

麗為時和年豐之兆而留心民事者往々多方
號召妓女樂工聲歌雜運結束解麗然黠昏亦
有當緣為奸利者今歲迎春戴尹及盧文先生
頗從吏樊父之笑曰有興者聽之吾不禁也有
道之士辭氣自別

清和月言志

淨煮雨水潑席立天池之佳者蓮啜教塹坐重
樓上望西山爽氣窓外玉蘭樹初舒嫩綠昭日

通明時浮黃暈燒笥午食拋書輅卧便與玉摩
詰蘇子瞻對面縱譚或被流鶯驚破野香時度
鼻孔間有無不定杖策散步清月印水隴香翻
浪亟取敝裘着羅衫外敬問天公肯與方便否

古人不知痛癢

歐陳永升作文每欲用故事輒虛之往咨劉真
父商確停妥然後補人真父嘗曰好箇歐九只
是不曾讀書身張者道聞二蘇再看漢書評曰

文字尚看兩遍耶明允退謂子瞻曰此老不知
世固有看三遍者古人不知痛癢處往往如是
世人聞何不食肉糜便笑為癡諸不如以此與真
父安道明允何異
張文芝降仙
有張文芝者知符呪能運乩降仙言亦多驗人
或謗之以為文芝自為之也萬曆丁亥文芝降
仙周長茂家能言其祖母強夢中所見事未嘗

告人者余時方彼青衫急急如也人相以其情
問孔氏判云急亦未乎某答曰不未又判云急
亦不未急亦何用余時竦然以為真仙人語也
今日偶出所作右文示趙綸叔綸叔頗稱之且
曰誰謂况年来多病為不幸哉脫幸不病必披
青衫如曩者急之時事心境安得若此以况今
日之病棄者舉子業况故不當為舉子也余
因憶降乩詒書檄蘇齋兩窓下

食笋

東笋出土中未醅而滑肥而不滓蓋所謂純氣
之守也入春未十日而筍理蘇硬食後猶存齒
頰問豈化之滴也出胎穉子使解觸忌乎書此
一笑

沈先生格鬪牛

沈先生自言其少時騎馬或驟道過橋墜輒挾
之而走或言先生能格鬪牛余不敢信先王笑

曰有之然非特牛也

謎

以布帛未染者必書姓氏一角染人疊而結之
不令占色也至者未索則按姓氏與之有一謎
云身居色界中不染色界塵解結解冤結見性
自分明用禪語作謎頗自天然又臂鷹者恐鷹
之足傷其手也必作一皮囊着手然後鷹立
而手不傷一謎云為這脚做未着做了脚不

着了脚不着亦可發一啼也

雲臺沈先生事

沈元澄既死米葬其母牽予與薛君淋許元倩
周叔明張時可唁烏敗瘳丸燈苦無胤嗣其婦
哭聲酸楚僮僕見人皆含淚相視余輦亦潛然
泣下婦以告陳先生懷龍歛歎久之懷龍曰元
澄之尊人雲臺先生故古人也嘗館於蘇之貳
守任公任故名臣水蘄自勵偶未署縣聞先生

之義而延之一日從容諸先生曰吾北人不聞
南方風土之厚所以脩于先生者金薄矣僕有
他事可重願請如教先生面頤皆亦以手拍案
日明府以某為何如人耶請辭決矣任亦愧謝
汝南蘇時兩嘗為余言其鄉有張自立者家貧
甚十惟苦吟絕不與公府事令憲重之既解有
令以一事惡贖廿金者使居間為路貲張遲回
不言令使人趣之謝曰某窶人也甫寸進而唾

手得廿金吾恕金盡則後恐其得之易也竟不
言嗟乎二公却非望以自防而後人競辭分肉
之典以賣潔後數十年天下無復有稱二公之
高者矣

冤報

海上人有樸殺其僕而以石沈之吳淞江者其
仇家復之訟之官而不自白以其置之殺者之
門棺既裂矣一白有巨蛇出焉其家之狗見而

噬之蛇且斃盡其毒螫狗蛇嚙死狗亦毒死家
人奔告殺僕者殺僕者跪而視之以足指伺死
狗不意狗之奮起而噬殺其主也或曰此冤報
也死僕化為蛇々不自嚙而毒其狗以聖負石
不白之冤亦奇矣蓋聞之館於海上者云

張燈

上元張燈莫盛於唐開元間神龍以後尤極嚴
麗士女填塞有得行數十步者自漢以來但云

宮中祀太乙民家祀門而已嘗攷竺墳云上元
日天人圍繞步々燃燈十二里又云上元日觀
菩薩放光雨花則知燈之盛未有如極樂界者
余家居片玉坊中猶記嘉靖丙寅丁卯之間大
梁王公為宰生元行學舉鄉飲禮既畢公使吏
執牌許民家放燈否者有罰民競剪綵按故事
作鳥獸人物千門萬戶呈羅炬列自後歲々有
之大都先君子與見魯許先生為之倡而軍人

柱谷塘金玉溼又歛錢買燈望門分派一時里
中頗不寂寞自十二至十七日煙花燈亂金鼓
喧填子夜後猶聞簫管之聲今夕月明如水獨
立庭中寂無啓扉者蓋亦時運然矣因憶昔寓
長安偶談燈市之麗有一二官人自號清節者
極惡之以為傷財廢事無過於此余謂清素可
以持身不可以御俗之尚清素終是衰頹氣象
雍之博大之世當不爾衆皆愕然

齋

蘇齋紀興

卧聽啼鳥忽踈雨墮瓦裂之然起坐蘇齋蘭氣
芬馥地下蒸濕欲流半餘開齋萬里空碧胸中
灑然若有得者支頤坐梅花下因念去歲正月
十七花已爛開忽覺神爽自謂人生意思如此
時絕少乃明日遂卧病淹流至今之日大有情
致不審未朝又何如也汛掃齋中端坐待月而
濃雲倏布雨意垂之且聞王伯符死矣一日之

午 因

間天時人事之變不亦悲夫

王伯符

花朝兩甚覓有興陪伯符哭之其婦出所遺囑
語相示大都窮獨無聊之念可涕也回憶余年
十七時就誠荆溪姓名與伯符適先後因是識
面遂相約為兄弟其中宰落後此何所不有至
今三十一年而伯符死矣嗟乎人有三十餘年
之文老且死亦安足怪乎

看貫休羅漢

景德寺澹雲房有十六羅漢相傳是貫休筆余
聞之二十年矣今日偶過得觀其七筆勢適簡
精麗凜之有生色薛君淑云不是說古人便道
佳果然奇特余曰古人之法有不好處只是吾
與君淋石及見身是日載孟子具齊選佛湯同
觀者王世周僧雲居默全定空無念

夢陳笠川先生

陳笠川先生少負才華老困場屋僅以貢途入
大學選為儀封主簿嘗代人作捧日樓賦獻江
陵張文忠公之一見嗟異將留詞垣為九品孔
目官議既定矣會吏部唱名先生衣繡服偃蹇
堂下特銓者抑之遂得簿儀封簿故王水利水
部使者行縣重先生為語道使者及府或以陳
簿故文人之馮不應責以小吏狀道府亦雅重
之而先生動上僞傲上官多不能堪道使者嘗

謂先生某為道而部某府某皆重公之於陞
轉正如衆口鑠金耳先生笑曰大人引喻失義
當是聚蚊成雷也道長自愧具言之悖又啣其
蘊而是時主縣者為同鄉頗熙字調護之不至
大辱然竟罷歸之居南陪州堂日與賓明談說
經史尤詳宋人言行每更端輒旁引數十典故
疊之百千言不休第談鋒不甚適警識者少之
然其言博強識近世未數之也夜卧州堂中郡

盜劫之先生以被蒙其首徐曰某所有金姑持
者慎勿恐我已而盜牽其被先生笑曰老人豈
可無被哉如亟去否且追者至矣盜人大笑而
出先生既死數年辛丑四月初七日夜夢先生
北向坐窻下手錄歐陽公叢翠亭記若有塗竄
者余意古人文字不宜竄先生笑曰且將作之
非竄也追念前輩風味不可復見而雨甚不成
寐輒記其大畧云

喉痺問許伸嘉

喉痛已解未大抵相火衝逆多成喉痺俗謂之
喉閉又謂之乳蛾病一而名異也經云一句可
了火是也似於此証尤切然不可驟服寒涼之
藥而正治之渴以熱行寒乃不為熱病扞格身
乞與明者商之然又有懸門暴腫閉塞喉嚨亦
如喉閉但懸壅在上腭與喉門自別謹述所聞
為病中一助想既脫然不如飲甘啖美為得策

也一笑相火醫謂之龍火古人取喻之當如此
學安用

病寒而咳竟逾半月風未看形飏飏如裂疾壅
嘔逆煙生舌端向火則熱偃卧則寒一日一夜
不知生死之幾千遍也偶檢真歇禪師偈去訪
舊論懷寔可傷經年獨卧涅槃堂門無過客窓
無紙爐有寒灰席有霜病後始知身是苦徒時
多為別人忙老僧自有安閑法入苦文煎捻不

妨讀罷洒然頓覺鼻孔通利眼花亂徹從今焚
願誓學安閑且求自度

欽李情深

長蘅好外淚濕張整曰舍余無能好張生者愚
公好肉愁饒馮伴曰舍余無能好馮郎者異哉
兩人自謂子期之耳而郢人之質也而兩人者
又更相笑也此所謂我輩情深自是天壤間希
邁者耶而世共痴之而癖之此鑿風捕影之流

又

豈足語於道哉讀窈窕閑情諸編但見性情不見文字記此以復兩人
退之不譽墓
劉入持退之金去曰此譽墓中人所得身不苦
與劉者為壽譽墓得金何異乞兒獻天堂之福
利以希半菽乎有力男子定不如是且非獨於
此也又不徵實行之不遠子瞻不肯為人誌墓
殆是意耶然古今墓誌絕未有勝退之者使退

又

之誠譽夫且不肖其人烏能及遠哉劉人意在
得金故云亦然譽墓一言非人故不能道義中
人嘉壽好為辭後之其譽生有甚於墓者獨柰
何
獨坐
月是何色水是何味無觸之風何聲既燼之香
何氣獨坐息庵下黜然念之覺胸中活活欲舞
而不能言者是何解

偶書

大學三萬人噓枯吹生卒皆堂錮之禍故易曰
渙其群元吉不渙不足次治天下又曰君子以
同而異不異不得為君子後生不解事漫附清
流妄生氣節而上之人又開釁門以召之今日
之事吾未知所稅駕也癸卯二月廿六日書

燈下思朱白氏

萬曆甲午朱白氏謂書展挂堂中春初方食河

豚白氏頗謂烹煮之法未盡乃脫帽衣短衣手
執刀匕屠膾衆客稱善白氏之掀髯自謂得法
也嘗謂聰明男子無所不可今日偶閱志林見
東坡在錢塘日嘗煮魚羹以食仲天賦王元直
秦少章衆皆異之謂此味超然有高韻非尋常
危人所及而坡之自喜便欲常作此以發一笑
亟命兒子識之他日視白氏更一掀髯

書夢自警

自六月十六日瘧後寤輒恍恍多夢奇鬼或觀
音大士吉祥凶醜逾奕迭更省時不復一一然
夢中未嘗不念彌陀也初二日夜見數十棍徒
熬誣人命一王者掬之無弗誣余者已如世法
蒸驗腥穢可怖而大士或現鬼身或現慈悲相
反覆力解辨余非是余亦合掌念佛而覺一時
口念不能定又明日夢坐方丈中喘喘欲死身
心輕安似有得者忽自念言本未不掛一絲然

須着件簾布衣服可禮世尊一人亟取藍布細
裹者加余身上便起軟受此時遂見兒女竊聽
室外育中亦便默不能故下大悔驚覺今日
讀蘇子瞻與參寥書云省事以未袒為知道者
但道心教起教為世藥所移奪恐是諸佛知其
難化故以萬里之行相調伏耳吾禳死教矣慶
寐中時受導師悲憫而難化若此幾非人哉孟
子曰措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

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

讀禪喜集

華亭徐長孺刻禪喜集八卷大都選居士所為
佛菩薩阿羅漢贊頌銘志與浮屠人往來酬應
之文及弄翰戲語等此不知禪意心不知居士
者一部蘇子瞻集段禪喜誰處可選况又就
其所為禪語者更如選邪道晦於分部又殘於
去取可為觀書者之戒

詼語

范文正公黃蘆詞云陶家瓦甓釀成碧綠青黃
措大口中嚼出官商角徵讀之令人倒方止
人作詼語意味自別

莖支

閩人林白海訓導崑山曾以新莖支見餉名小
桃紅魚幾所謂殼薄鞞厚煖如丁香云者王伯
欽好奇品嘗求生莖支於廬中同年某其人以

蜜漬特遣急足致之分於景德寺大樹齋中
肌肉真是瑩白然微有蜜韻白香山荔枝贊序
云一日而色變二日而味變四五日外色香味
盡矣然則余固未嘗見荔枝也吳越之間所賣
荔枝多隔一年乃出販凡本年者即謂之新荔
支其味甜厚必自与隔年者迥絕生荔枝已矣
獨好誦蔡君說所作荔枝譜如云福州越山當
州署之北鬱為林麓暑雨初霽晚日照耀絳囊

翠葉鮮明蔽映數里之間焜如星大又云陳紫
其樹晚熟其實廬上而圓下大可徑寸有五分
香氣清遠色澤鮮紫殼薄而平瓤厚而瑩膜如
桃花紅核如丁香母剥之凝如水精食之消如
蜂聖豈獨饜口流涎之雙眼眩亂矣

葡萄

魏文帝示郡臣詔云中國珍果甚多葡萄當其
未夏涉秋尚有餘暑醉酒宿醒掩露而食甘而

不餽脫而不酸冷而不寒味長汁多除煩解渴
又釀以為酒甘於麴蘖善醉而易醒道之固已
流涎咽唾况親食之耶他方之果寧有足者故
帝賦苾苾有西域葡萄之比說者謂當時南北
斷隔所擬出於傳聞要非的論此殆不然天壤
間果木之奇各自第一正不相掩如大宛之葡
萄固廣之苾苾吳越之楊梅譬之元方兄弟豈
容伯仲耶向寓長安過前門見葡萄一株紫實

纒、亟告之舍主人覓而得之凡渴時常食百
十枚喉吻欲仙信魏文之論不虛耳江南葡萄
厚殼硬實蓋昔人所謂係水土之氣也西來
種耳王孟夙嘗與家世長以意釀葡萄酒二日
後發之大敗竟截去其汁不復言余聞之笑曰
大宛富人藏葡萄酒至萬餘石久者數十年不
敗豈其然耶孟夙掀髯絕倒

士大夫不可一日無此味謂菜也嘗種菜一本
於盆中有母雞穿露籬而食之如童笑曰禿子
諱雞謂之鑽籬菜夫鑽籬者殆是害菜者耶士
大夫之鮮能知味也其有鑽之心夫

沈生口鑄卮字

子聞妓多矣豈必都無一長然未有往來予胸
者獨時念沈生納少橘皮口中頃刻製出卮字
細秀整潔令人驚賞而失笑也宋輔卿極稱王

幼胎之俠而不能舉其事因念沈生益甚然
生言諸少年治遊不遺餘刀然絕無解遊者余
聞之輒然

疑

里有疑盜者患恣之入其室也夜半隙其門而
窺之其僕出見之以盜之睨已也奮其臂擊焉
幾斃之矣而其人口為盜擊之也噤而不言恐
言而盜竟殺我也張子問之曰智矣哉是主僕

之相盜也聞者不者張子曰果然盜至而窺之
奮臂而擊之噤其口而詐之世末有不智之者
也夫人之相疑而智愚生焉吾未知其果安在
也

殺

殺物以療病不苦全物以療之之善也昔予舅
氏之病疹也外大父將求鶴卵而療焉既得之
矣鶴且逐卵而仆於地大父傷之日有死子而

求生之有生卵而必殺之何見之姪也遂捨之
夜半疹愈夫使食卵而愈未有不以為卵驗
鶴有其卵而子得生亦非鶴之能生之也然而
生非卵驗也因是可以解世人之惑余常病疹
有醫者教之食鼈曰食鼈則血滋血滋則疹去
從之期月而疹自如也一旦夢群鼈來囁余自
頤以及於臂膚無完者覺而心悸怦焉悸乃益
甚嗟乎固有以殺而病甚者矣

後母

余既書捨卵事而舅氏為余言曰其後又有異
鳥方鶴之逐卵既還之巢也卵殼且雛矣會羅
者執其母以去鶴且晚飼其雛輒昂首而鳴若
有思者有群鶴翼一雌者合鳥於是而鶴鳴立
巢上人視之則雛已仆地死矣故閱損日母在
一子單母去三子寒非慮夫母也慮後之及有
母也故善言後母之必不慈者未有如閱損者

也并書之以畢其事

浪華

僧浪花江陵人嘗奉訪名山道過德州有編蓬
為庵而掩關其間者花與語大契留教日題其
壁云自己有關關不任如何鑽入鬼門關遂別
既二日矣而花自念吾行天下且遍未見則人
恠何不呼之偕行而輕別為因還訪之則掩關
行之二日矣視其壁則有書二行曰如今跳出、

鬼門去端然自在入靈山後又云弟子海印奉
答海上趙李隆為余語其事余笑曰誠如印解
當不在浪花弟子列也

眉公語

今日眉公見訪會欲嫁女孟氏言次及之眉公
嘆曰天地一梨園也伶人演戲先離後合人生
不然父母妻子乃至骨肉齒髮剛合即離真可
發一笑耳斯語甚警輒錄之眉公与余言大都

皆日用切實之務然別後每覺意思脩遠寢食
有味真君子之言也甲辰中秋前三日

看論語

癸卯夏与譚生元龍講栴真節堂中僧有自婁
東來者號巢聖解歌詩清慧可喜後余問論語
大義已霽澄澹虛至已定慧至虛沈默寡言笑
遇有會心處輒復純倒澄与人款曲然面有不
及之色慧朴誠自持恂、如也四人皆好學不

厭余于論語亦自覺微有發明命相志之題曰
標畧秀水馮先生嘗欲為余作劄刺而傳之子
世余謝不敏今日舟渡婁水漫思前解未是消
冰為水也何時復與四人者商之

聞雁齋筆談卷之二

麻城病居士張大復 著

記先君子夢

萬曆丙子正月六日先君子率余謁山神憩狄
婁雲陟岵軒中軒故王氏墓屋垣瘦梅庭中
瓦石紛委窓枕峭壁先君子惘然久之曰此余
夢中所見也因話永叔夢黃牛廟事既出見石
馬相向笑曰殆文忠所謂石馬鑿祠門者耶今

日讀子瞻書黃牛廟詩後廢卷哭失聲辛丑距
丙子已一千六年蓋先君子既歿之十四年也
莫雲死亦三年矣

錄五十贈語

始衰之年忽焉已至焉齒日長童心止狂上真
所畏下慚餘子而世周士琰彌和李思率吐珠
玉投我穢旁漫錄其辭以彰其好世周詩云幽
徑蓬蒿滿逍遙晏眠將無因善病翻更得長

年座有忘憂物門多問字賢蓮華一卷在翻罷
意超然士琰云仲蔚聞居日清風滿漱廬故人
一以過高論在玄虛左病非關史虞貧合有書
百年俱半度踪跡轉嫌踈彌和云五十風塵鬢
色殘為君長嘯未須嘆尚餘彩筆千林徒不盡
玄言六月寒俠骨每憑龍劍動雄心欲耗唾壺
難百年天地惟杯酒白眼何能世上看李思云
量力守貧賤曲士固應爾誰能不羈才脫縲繫

華裏十年真病同韞匱非若此岐路四茫、顏
波逝靡、燕雀惟幕間黃鶴舉千里擗競名、
徒視我元長子

董家溝老人

黃河水竭抵宿遷幾無河矣萬曆二十七年三
月十五日予與姚江舒生四明袁生覓小車行
二十里許至董家溝大雨如注亂落兩鬢下自
頸及於腰溝水頗深不可度御者相扶携至河

口得小舟渡焉始抵溝北溝上人竊、睨予車
中相與語去留辭不定予輦循溝而走西望紫
扉高敞叩之一老人豐頤厲、賴衣裳楚、亟延
予輦入問之董其姓予笑曰此所謂董家者也
老人曰然時有衆客酣飲堂中老人拱手謂其
衆曰客至矣吾等罷飲客不能安未罷余不能
安將若何其客揮手而散老人益復洒掃布席
出胡餅麥酒相勞苦予性不能飲老人曰故知

君不能飲此酒也則更出一甌置几上長跽而
請曰容語我此酒在藏之久矣以俟知者敢以
相餉於是盡甌而傾之壺中而手酌一大榼飲
予又酌二榼飲而生予曰性不飲耳脫飲豈畏
麥酒哉然老人情至當為君盡一榼盡一榼足
方半歲飲矣老人喜乃自酌數十榼而更以飲
予不能盡觴而止時雨霽則相与走溝上溝
上龜裂一望茅葦童子方縱大恣之老人曰夫

後得雨則葦怒生余憫之曰老人居此良苦老
人感然久之曰余之苦可勝道哉自吾父祖之
居於此也屋廬田舍為魚蟹所窟宅者數矣因
指其東曰此之謂落馬湖水溢而溝上人之
姓名未有不一更者而董氏獨存此豈易也
哉今幸河流輟息吾是以有此居也而賦役更
煩急不能堪早春小吏呼號於門輒負耒而築
築已而鑿而河中槌鼓官船踵接予又腰纜而

挽之竟日不下咽矣乃長吏之至止於斯者又
必曰董家董家黠隸魚鱗為奸呼鷄逐大隕瓶
洗墨不常行叔矣而余不忍溝之不董姓也夫
是以低回不能去予曰老人休矣夫濱河之民
而不遭水患豈有是也哉且而不聞絳縣之老
乎白首不知征役說者以為至治之祥今何望
焉夫今之不姑亦明矣老人入予心柏枕而卧
嘆曰死者耶忌其身而守溝姓雖然愈於

世之輕去其鄉而不惜祖父之遺后傳舍者

記濟上看月

己亥五月十二日夜舟次濟寧夾岬皆楊柳月
掛柳端萬里空碧與邃之從倚紗牕下戒羣子
不張燭命樂工操長笛奏之其聲欲沈欲浮欲
飛欲止因憶宋人詞云虛欄轉月餘韻尚悠揚
則宛如日前光景若另在一世界者是時月光
如晝風氣如秋濃陰如縠山色如黛如烟村犬

如豹櫓聲滑、如江南水味如、虎丘茶煙如縷
童子鼻息如雷吾西人俊語如河決海立萬珠
噴薄幽語如鬼蓬之故不善談爾時目開心豁
意思活、欲舞余謂還之此豈不應麼擲余自
吳之遊自燕歸吳游殆四月所過不下七千餘
里其會心者惟今夕與前者涿州道上耳過涿
州之日簷聲濕、擁衾愁卧時聞鐘聲、或曰、
此碧霞宮香容也糜後之市上七女駢集余馬

幾不得行亟出市門外則童騎聯鞍結束妖麗
每百十人為一聚持幡捧鑪鳴金擊柝以萬、
計而道旁巫師佛媪乞兒歌郎啞女孛子獻天
堂希有之福利以祈半菽者鼠、帽起多於黃
上之第一帶幽香陳、撲人鼻孔間奏風毛雨
寒沁肌骨遂捨輿走步上忌其身之為我也因
作二詩同之恨下語酸薄如學究設席不堪咀
嚼身書館清同管令蓬之書扇頭將以遺顧孟

非不果

煎茶

童子鼻軒故与茶聲相宜水煮聲喧致有松風之嘆夢眼特張沫濺灰怒心是煎茶踏蹬舟中書

病瘧

水國多瘧往必過符咒而愈小夫婦人奉之如佛應心如響白面顰生心知其不然窘或用之

輒心不効張子曰天下之言最無用者其書生乎眼中讀不上教行書又不能深入其義依傍古人成語含糊似解漫言各道一貫無學可誅此寧不然及其沾一災一疾叩頭請命以行其不信之說豈有萬乎固不若小夫婦人其誠實心有所泣而取効速也昔中峯和尚嘗造麵以食大眾大行菩薩下之提獅子座遠香積而行中峯取麵板撲頭便打曰任汝作模樣決不汝

信大解脫人其手段自爾若此者入水不濡入
火不燒彼江頭之鬼敢捨其嘔噓之餘乎中元
日僵卧齋中自笑符水不靈書此
智量

文待詔好獎許後進晚年人有乞書者輒云吾
老且倦即書亦不工盍往周公瑕公瑕書不減
我而神情正旺於君何如有乞書者輒又云當
吾世而有錢叔贊安以我為人謂二公之名起

於待詔然不謂待詔之書畫故出二公下也告
鄉某皆藉兪州公以成其名頗與諸英少往
還而人有稱後未之後者兩人絕無一字然兪
州終不以此少兩人蓋智量之相越大抵然矣

結伴

學問到得有商量時已自幾分相應不何輕覷
否則惟默識有力中阿含經云尊者阿那律陀
尊者難提尊者金毘羅共住林中後先乞食各

歸坐禪至於晡時先後坐起者或汲瓶水能勝
獨舉如不能勝則便以手指一比立兩人共舉
各不相語五日一集或兩說法或坐默然雲拙
曰此萬世結伴修行之良法也誠哉言乎

卓玄

吳興老儒之女字端九頗解琴理能寫山水
竹石余嘗以扇請之為書澹雲疎樹而置一卅
堂其下頗得空山無人之致且題之曰問奇人

去後寂寞子雲亭蓋贈語也扇上久矣女亦不
知所在夢中聞有歌之者思之惘然且起公亮
以竹紙百幅見貽旁皆有硃文卅為二字笑而
記之

陸小拙

常恨陸小拙之技不能殫其歲月之力卒成良
劍利七以傳後世而好製小刀鏤文蠅字輕若
羽毛蓋陸主之言曰非是則莫我肯售也予聞

而憐焉世人拙於用大工者不能待固如是
耳子生平不好佩刀然陸生每有會意者輒馳
矚予今日招而酒之而王世周偕僧海從持一
詩冊相訪會李之鷹沈衛安在坐吹簫度曲雜
以諧語海從呈一偈云暮居士而未見居士而
止長嘯不談禪乃淨名師子衆客歡咲樂甚余
心竟醉

戒

字無意文無筆女無態男子無殺天下之大戒
也張旭之治草書也七情六慾天地事物之變
一寓於書故曰草聖蘇子瞻聖於文然其得意
之作多得之飲酒談笑之間故其叙南行集曰
非能為之為工不能不為之為工也此子瞻自
寫其影也李夫人不見漢武帝轉嚮歎歎故帝
之歌曰是耶非耶立而望之偏何姍姍其未遲
淮陰候俛首跨下如狐兔見獵人迹影俱滅人

不識其雄氣者故曰恐而至此故曰多多益辦
其用一也章七日摹蘭亭舊本自然不佳楊子
以玄擬易可必後世人不好梁冀之妻折腰躡
步當世不教其淫賈誼逸才也不能忍涕於漢
文之世祇日斲年少身薨死長沙何怪故曰腹
摹賊意補湊賊筆給束賊態童心賊殺嗚呼此
天下之大戒也

機

萬里從來之龍脉渡嶺涉澗迂迴旋折更數十
百轉而結為穴不啻針灸然相地者應其處而
寔之令謝世之死骨聚沙成鱗丞氣成甲斯亦
天下之大奇已為時後之說者曰沙水可按也
郢人之斤如風削人鼻堊恰盡而不傷此其質
能也非其質而斲焉不割必餘舞百人之竿昔
置兩足竿頭上手持甕卷而顛之足左右易幾
百變而色不動觀者驚相告也然使竿之外如

是烏械者不能也故夫置虛空之足揮無質之
斤古及今未數也韓信寄食且上曾無一卷
之書十人之聚一旦登漢祖將壇驅市人萬
而用之如使左右臂是遵何術哉信而後昔司
馬師其庶乎陰養死士三千人散在民間一朝
而集莫能知其所未也

分

江陵在翰林時往見何心隱相對移刺不文一

談出語耿天臺曰此飛妖也吾將膠之天臺入
而心隱徐步庭中低頭自語曰此妖必為宰相
雖然為宰相必殺我吾安所得彈丸地而藏此
幻形焉斯二者無言而相漸以神如文左券
是牢肉之真相知也使心隱不螫於江陵之手
而死牖下心隱必不瞑也或江陵既為相不及
膠心隱而死江陵亦不瞑也持千金之璧而之
市者子之九百則怒予之子餘亦怒必予之子

而後市者無言市之者不復言也當其分而已
矣
天下無世而非古也日旭月朗水流花開有以
異乎否也無人而非古也眼橫鼻豎首銳足方
有以異乎否也無物而非古也商之盤周之刀
秦之碑漢之鼎唐宋之書盡宣德之窰有以異
乎否也無事而非古也堯禪禹繼湯我秦爭劉

頑項怒此至范蠡之逃張良之去劉孟之俠司
馬相如之賦曹操之捐王衍之白穆康之懶李
白之詩陸龜蒙之怪蘇軾之文米芾之顛石曼
卿之飲李載勳之禪胡友信之舉子業谷赴某
時谷驛其致有以異乎否也然則古何以貴解
者曰夫古何貴古者所以識其既往以別于未
死之人如人之既死則曰已作古人之古也又
如年之高者稱之曰尊曰長曰老曰翁是也毋

人不解古意譚古則驚譚今則笑亦見其惑之甚矣噫不滅古今之號不破好古之習而能新天下者未之有也

天下未始有今也一言出口則已過未出則未未也成途者曰將至某處既至則曰已過某處矣此何以然也天下固未始有任也天地不佳之氣也日月不佳之內也河山不佳之積聚

也人物不佳之愧懼也心不佳之幻影也天地任無以時日月任無晝夜山河任無盈竭消長人物任無死生心任無前塵後念種種云為則世道之死久矣傳曰君子意其位而行位欲行不欲止也易之艮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貴鬼不貴止也金剛經曰見在心不可得見則已有在則有所此過去未來涉歷之關而不離不即之名也故又白鶴無所住而生其心此今字之証

據也莊子曰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
方不可方可又曰其毀也成也其成也毀也此
今字之註脚也大抵聖人制字多虛活圓流推
其異同之形似而稍為之分別對待令人可想
而不可言可言而不可據後之曲學外道必皆
強為之說如體用竊感形神性命之類可勝道
哉可勝道哉

樊王事中節

樊侯作旌孝遍貽孺和孺和懇辭之父云辭者
君德旌者吾位正不相妨也孺和囑主行者默
遣人携以歸余謂孺和之孝宜旌旌宜辭、之
不得宜然携以歸此舉固恰、中節也人生字
內豈獨惡不可縱為即善心不可顯為至於年
老居貧尤宜退縮節省一事免見一人其益無
量薛文清公曰洗心退藏於密以約夫之者鮮
矣老少若能奉行大地齊成佛道

高峰禪師云一盞孤燈照夜臺上牀別了襪和
鞋三魂七魄夢中去未委明朝未未來余未
頗學上牀法殊恨未能夜過景德寺前有偈誦
此偈者不覺喚醒前念願視溝中卧一醉人鼻
息如雷大笑云如此方是上牀法也

摹古

昔有從雲間歸者遺紙數幅頗類苔色而殊寫

藻荇其旁蓋裱竹紙為之不知何名也今夜讀
志林云昔人有海苔紙今世無有余所見殆倣
是也夫雲間新安人好摹古法每惡其着跡可
厭然使後世得見古人之遺似亦不可無好事
者按楊用修錄云古人与明儕往來者以漆板
代書帖又恐其露迹遂作二板相合以片紙封
其際故曰簡板云赤牘嘗戲作二板藏齋中
見者莫識也王孺和聞之笑謂余曰君倣此甚

善但俟君家童子持朱不作報章吾事辨矣命
答云千秋後謂吾以古物相既不亦可乎

書田孫二監事

宦者孫陰以織造人任杭州堯字天宮多所修
建的是西湖大功德主築長堤橫亘湖中與蘇
公堤相映帶人稱之曰孫堤世或笑之然其人
故不可廢非特閹尹中之好事者已也杭城故
無水自李長源白樂天沈文通陳述古蘇子瞻

遍建六井以通水利杭人至今賴之而孫尹欲
盡出其羨餘開渠汎河為城中永、無窮之利
竟為當道所格可怪也今年夏士政從西湖歸
為余言如此士琰又言杭有監稅宦者某進集
翠裘一以媚上田司禮抑之不以進御封送孫
尹且盛言此事不可開端狀孫立訪織者主名
重責之又罰銀三千使重建湖心亭宏偉特甚
世稱閹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首

者也田孫所立卓卓如是詎謂今世無呂彊張
承業哉田司禮名義其救免宰相其

詩句

金山一點大如拳打破維揚水底天醉得妙高
臺上月玉簫吹徹洞龍眠此王文成公十歲時
過金山詩也虛幻起忽如龍蛇虎豹怒飛暨張
不可捕縛之狀立文在東坡祠詩云兒童到處
知迂叟草木猶堪敬酪弱之是九歲時作氣象

和緩蓋彬、理學之士矣

夜景

王摩詰云北涉玄灞清月映郭夜登華子岡輞
水淪漣與月下上寒山遠火明滅林外深巷寒
犬吠聲如豹村墟夜春復與疎鐘相聞秦太虛
云元豐二年中秋後一日天宇開霽林間月明
可數毫髮自普寧几徑佛寺十五皆寂不聞人
聲道旁廬舍或燈火隱顯草木深鬱流水止澗

悲鳴殆非人間之境二境澹宕淒清真文中畫
也余少時喜夜游務窮搜奇勝老未大怯風露
不復窺尸者久矣讀二公語黯然欲涕

世廟罷鎮

武宗朝命官者出鎮各省刺史以下皆伏謁得
便宜劾奉府縣非法事氣焰恣橫可畏世廟即
位春秋甫十六耳是時永嘉驟相君臣相得歡
甚無上殿輒賜繡墩命坐一官者過殿下永嘉

故攷容起立上注目熟視久之明日竟罷鎮曰
張先生猶畏此輩况其他乎萬曆二十六年有
詔加稅諸省府黃頭使者旁午於道南康太守
吳寶秀為中使誣奏檻徵京師其妻怖死今年
清明日偶見科臣救寶秀狀輒思先朝之盛云

讀史句法

項羽傳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去學為句則
文義自出韓昌黎張中丞傳後南八君見死耳

不可為下義屈舊以南八為句不若南八男兒
為句乃有味也夏白庵云

夢

汝寧蘇霜若後其父司訓公議居崑五年與余
輩遊其密好作詩寫字兼通畫竹法既別數年
音問時至嘗寄余陽江遙望圖以通其意又嘗
作七言律悼先子每感其情至時念之今夜夢
霜岩未訪神情如昨若有所待者俄一僧至演

作天魔狀高唱禳子瞻大江東去詞後又吟一
絕云佛印燒猪侍子瞻子瞻猶伴曉雲眠醒時
吃酒醉時唱勘破人間棒與禪

姦偽之辨

太公七害其三曰朴其身躬惡其衣服語無為
以求名言無欲以求利此偽人也王者謹勿近
四日奇其冠帶偉其衣股博文辯辭虛論高議
以為美容窮居靜處而誅時俗此姦人也王者

謹勿寵雕巧素朴而者皆害而素朴之為至於
不可近况可寵耶然則偽與姦蓋有辨乎

紀文

經生入場有集其說而不能下筆者以其說告
同舍生將祈潤焉同舍生默用其說而秘之弗
出其業以相矚也其人方窘甚會同舍生抱疾
亟呼曰以為若德遂用之為是場禮經之冠後
對公車窘自若也一生見其姓名訝曰吾故誦

其魁卷以為一時之治高唐主學者莫踰之也
乃今日相見幸甚持其草再拜請教生又竊取
之遂登第嗟乎同舍生恐其病以定窘者之料
而窘者又藉其餘以中禮闈之式功名出處豈
偶也哉

紀異

丙申苦脚痛神思憤然正月人日忽見金冠
真人坐沐辨上將及余足念痛且極坐即不能

忍矣心悴、久之睡熟而覺痛乃大減又半月
而僧性仁遺我淮香兩束問所從來僧答云近
者恭禮雲臺雲臺三宮真人道場也知君脚痛
私為祝之亟問以何日往泰谷云正月八日聞
之恍然嘗欲作一小記鑄石因僧送至雲臺頂
上多病未果附紀其事

食橋

橋之只出衢福二地者止衢以味勝福以色香

勝衢味與口相習所謂溫、茶人新之忘倦者
也福產稍零尊重如遠方貴客結駟聯騎令人
迎承不暇洞庭有張生者嘗既予角柑四顆甘
脆異常然是一丘一壑之秀物外道遙昔耳世
長懷福橋相遺剖而甘之書此

讀王昌傳

顧朗仲叔兩生十義云居常妄想恨不見臚起
闕兵責育闕力龍施闕辨張許闕法僇般闕巧

秋杜闢奕此數人者非幸而不遇其敵以獨擅
其名蓋不幸而不得其偶以各盡其奇也余讀
之輒然雖然此猶各有所試以成其名於後世
是未為不幸者祝允明作王昌傳曰王昌或久
屢其力輒手足掉撼不自休速與山中擢林木
數椽運弄之或提頑石什百迤而無為於室則
索綯如杵數十丈寸、指斷之力稍解嗟乎故
有不幸無所事、而不見其奇之所止者矣天

下豈少王昌之徒歟

試酒

生平無酒才而善解酒理能以舌為權衡也今
夜許仲嘉出新醅嘗客予愛其醇滑似不從喉
間下者蓋所謂和而力嚴而不猛者欤然滑故
應爾而微少新興豈出旣之駒遂無翩、試步
之性耶張時可曰異義甚恐不耐久時可之才
十倍余其言如此故曰余能以舌為權衡者也

放飲酣甚遂不或寐戲命相書之
飲松蘿茶
松蘿茶有性而無韻止不堪與天池作奴况吟
山之良者哉但初澆時鼻之勃之有香氣耳然
茶之佳處故不在香故日虎丘作豆氣天池作
花氣吟山似金石氣又似無氣嗟乎此吟之所
以為妙

夢語有省

夢中見行軍紛、悲喜違順之態畧其又有老
人既死強為更生又更死者又一婦人衣其實
玉端然自楚、已惟餘兩手余笑曰活燒的人
也剩一雙空手此語頗有省記之

頤道民

江上頤道民往來常潤間與一人面善雅非相
好也一日復過之見其人子母相抱而哭甚哀
道民問故其人曰吾父小逐什一千下邳有傳

言文卒死而家窮甚不能遂赴所在故悲耳道
民慰之曰姑自寬稍俟當有的耗後七日未報
其人汝父甚無恙則已索其父平安信一通出
之懷中道民一日一夜能行六百里頃刻能噉
百器又能數日不食誠異人也與予交最善其
它行誼一時莫能紀其詳

許先生課子

子瞻在海外携叔黨自隨嘗語人每切子過出

一篇相眎便欣然竟日覺寢食有味父子情深
讀之可涕也許公坦先生嘗冬月課其子設短
屏自障曰作文須意思舒展方盡所長會風雨
疾甚父乃呈稿先生賦詩云冬未文史未應踈
子掩寒茅試課渠風雨滿堂燈火暎真成今日
是三餘一蒼風兩繞書缸恐凍呵毫意未降
若個玕貂温室裏初未能不困寒窓又為代和
二首兩樸寒窓點、踈醜風釀雪總閑渠書生

耐識三冬味坐煖青氈丙夜餘膏火頻添續
短鉅寒紅減咸縱橫也須降夜深風雨歸何處西月
窺人到半窓吟罷手酌巨卮飲三子曰今夕勞
若不汝量也昔蘇子美每夕讀書輒盡一斗有
如此下酒物一斗未足多身元情兄弟常誦斯
語輒嗚咽不勝

江妾

往寓長安聞彙水巷有江岳者甚奇然莫知其

事也今日過王祖王弟見眉公道江事其妾號
三姐者尤異江常往耒華亭以其妾併二箱寄
友人家而獨身走四方每數月不歸時有音問
必付眉公家一小妾奴誦之率以為常主人且
晚使婦女進饌出即掩其門竟日危坐三年而
不變會主人嘗賀江妾具禮物甚腆而後主人
之婦女窺視其箱多金寶錦繡真奇事也一日
眉公見江老而問日如夫人故秀何所取公信

乃示江曰此妾故大同將宦女十六未歸能騎
會驢高不可上借驢者翼之而驢者戲翼以上
行主水側佯呼驢者飲驢出鐵簡撲殺之江
中嗟半江翁即奇恐無喻其妾三姐矣

聞雁齊筆談卷之三

鹿城病居士張大復著

第一不可說

李卓吾楚書載康崑崙琵琶是天下第一等
事又載若無母書是天下第一篇文章却又看
卓吾子曰便覺氣韻索然議論酸腐此老胸中
墨塊下筆無狀其種々可喜可愕之談載在他
書者且與天壤俱敝矣乃獨見短於第一奇文

奇事文下何歟蓋唯第一則不可說所以夫子
之道游夏不能贊一辭此是游夏不可及處語
稱佛頭上着糞云曰佛頭上不可有看、則是
糞耳
續齊諧記云陽羨書生寄鵝籠中籠心不更屬
書生云不更小宛然與雙鵝並坐鵝亦不驚世
間有如此可人耶將比面師事之東坡先生有

言吾眼中未嘗見不好人此又是如來心髓未
易輕覷雌然由坡之道直入菩提如書生是起
非二乘淨名經之外道六師彼所墮者此可墮
墮何難入鵝籠中乎吾礙世久矣近頗覺耐煩
法云時、同得幾分去無奈有物頓喉問頭面
云時、發心危哉危哉吾已無日矣

呂光午鬪僧兵事

浙人呂光午號思峰從何心隱游心隱以金教

子使走四方陰求天下奇士少為諸生讀書杭
州招慶寺與一少年相友善時阮撫使養練僧
兵少年為兵所侮呂居間解之僧枕惇多大言
呂輒與鬪擊傷七十三人群兵走訖撫臺使者
大怒曰吾為朝廷養兵何物豎儒敢敗乃公事
呂岍噴羅衫長揖階下徐曰明府過矣一書生
能枕七十三人彼七十三人者伎安在而稱兵
乎且朝廷用此鼠輩何為也阮色解遂罷憎兵

又海上大盜某人莫敢捕曹別駕手觴練水捕
兵陳老三使檜之陳領命訪市肆中有云項一
人衣白袖衣短髯曰眼未拜中食麵問縣中陳
老三安在知為別駕捕盜即馳南去陳點頭曰
此是矣急領捕兵四十餘人追之則盜已駕小
船而南一人搖櫓而手自櫂篙其疾如馮衆兵
取瓦礫夾岸擲之兩手流血而櫓不少懈篙益
縱橫不可上會遇小橋疎以橋枝從空投下船

始不得行盜方取刀將奮擊陳又從岬上時巨
校壓其首盜乃縛時練水賽會群公在鐘樓下
聚觀為呂思峰言之呂訝曰惜哉此夫吾故知
其習水戰者也槎溪道中趙長白為余言如此
余又聞華亭檻一盜伸其兩膊能於縛上剪銀
應手而解呂嘗欲從獄中劫之華令畏其多力
輒撲殺不果劫呂每大恨以為失人云或曰呂
昆季且人長曰老山其人類鬼谷子次其善談

兵思峰其季也何心隱為江陵所殺陳其尸道
傍禁不得收夜有二生昇之埽葬廬中或曰某
一人即思峰也

前輩警省

有一人陪地榛屐而行者居尚書里周刑部鳳
鳴輿歸群鵲亂噪於傍刑部問故或云榛屐者
取其雛故噪刑部責之云汝搢屐而行故是
往生業報柰何復取鵲雛汝亟縱之去免汝撻

柰屐者取雛懸樹而上納之巢中仍懸而下畧
無難苦態刑部嘆曰天下之無是理有是事者
豈少哉吾為刑部脫有告計者云捨屐者上樹
如飛吾豈信之乎及覆自惟民之寃於吾者多
矣益前輩爭事警有猶如此今日憇東禪靜室
中舅氏者吾偶為余言

未麗素馨

未麗俗云茉莉花之香穠者也尤堪月下相對

如太真洗粧露坐明皇憑有私語時然不耐久
處久則覺有草氣正堪與水仙花作對耳楊用
修云茉莉即鬘花與素馨隸名八珍中金馬鞍
山後亂石中徃々生素馨花特小而白枝葉稍
似虎刺但微瘦葉心稍尖僧心月嘗植一本覽
之亦是可人而世莫知責豈利与素之效與書
此以發一笑

夜起自礪

藥氣蒸鼻愁聲溢耳僵卧床上如坐釜甑中起
則蚊子椽亂窓間檉檉未噉人徐步庭中見月
英和露欲滴曙光隱隱東方新麗奪目心頗樂
之然自顧粟無徵若之瓶新無怪斟之山庭無
高安之菊日且且室人洗釜而待炊索我枯魚
之驛矣忽自念言前境盡惡已復嗟然自笑若
所居大是學問之其奈何若受茅狂但愁喜為
用哉吾已無日矣因書此自礪

瘧中語

子璋鬪髡血模糊手提擲還崖大夫昔有人病
瘧誦至此輒霍然愈者世遂相傳以為杜詩能
已瘧也然又有淋之者日不然三年猶病瘧一
鬼不消已隔日搜脂髓增寒抱雪霜此非杜陵
詩乎由此觀之杜陵正自不免余謂文章之妙
可以造鬼神要在知其味者得之耳今歲病瘧
稍寒而壯熱如坐甑中狂歌蜀道難一篇至飛

湍瀑流爭喧豗，砅崖轉石萬壑雷。不覺飈、有
爽氣也。其明日，則寒沁肌骨矣。方恨家人輩無
知者，忽憶秦少游云：發于景中，起于毛端，欠伸
乃作其始也。淒風轉兩洒然，薄人如注。壑陰崖
單衣犯雪，龜穹蟻窟奄、欲絕塞威。既替熱復
大未方畢，煤毒回祿，嗣災蹂外，渴中卧已。復興
欲挾斗杓，東適渤澥，酌以汪。並未足為快讀之
便。自神王不謂千載上固有知己，然則古人妙

處何篇不可已癯，何篇為己癯而製方也哉。醫
經云：聖人因病而發藥，非為方以待病如病癯
而必求愈於子璋，髀之句幾謂文章無用矣。

杯酒談文

我觀古昔之英雄，慷慨然諾杯酒中。義重生輕
死，知己所以與人成大功。我觀今日之才秀，交
不以心，准以面。前斟酒之未寒，面未爽時心
已變。區、已作老村庄英雄，才秀不敢當，但恨

今人不如古高歌伐木天蒼之惑君稱我為奇
士又言天下無相似庸与碌、我何奇有酒與
君斟酌之此唐子畏席上酬王履吉詩也李青
蓮云不同味履三子客則欲論文一片心一片
有心人即在三子客中耳子畏此詩定是徐徑
事敗後作人言子畏跳良不自責重然觀其為
宸濠所辟嘔穢席上竟以身免輕儇人有此作
用否今日偶讀前詩不覺泣下士抱不世之才

偶遭負俗之累委身草澤與賣菜傭編戶而處
而烏巾措大猶指之為儂為佻也不亦悲夫

習

人生以後却無性只有習嬰兒墮地貧者浴水
富者怯風水冰兒之宜風非貧之拒蓋所居則
然矣居之限而習成焉浴水者肥黑多力怯風
者羸弱易病醜毒胎於峯養藥石進於窮旁如
是而日責賤殊稟貧富異骨豈不謬哉

楚中老人
楚中耿仲子好遠遊縱轡所如不問程路嘗談
入大澤深山中以為廢幾有異人焉一日走岐
黃間迫暮未知所稅駕望見一老人軒、然來
騎服甚整遂並馬而行至一店店主人具衣服
率妻子迎之上座如主僕禮乃多市牛酒邀仲
子同食至雞鳴時去主人送之如初仲子遂淹
留店中伺祭之店主云吾為老人守此店此吾

主也問其姓名店主云不知嘗過臨清与老人
同載老人見吾志實遂托千金為質使貿易於
此亦不知其為何方人也每年一來會責耳然
聞老人又收責于四方所在多有仲子悵然惜老
人之年已暮不復能大有為也然斯亦奇甚矣
偶見眉山有豪士為長公輸葬磚五千而人莫
知其姓名漫紀老人事

李庵苦心

朽陵顧幸庵性度方雅故有子羨驚人每
蘇公車對意不自怡忽之行吟見者痴之嘗謂
予曰某於此道良苦乙未之役主司擯予之不
能降詔故卷觀焉其罪言曰怪帶而屈首三年
未嘗窺戶乃自謂得之矣又不然又得其罪言
曰庸嗟乎吾無路矣予笑曰君無恚悠々者不
足存也若果巨眼則况之病不可療耳因大笑
別去今復三年矣癸卯春偶讀其行卷於此亭

果恣秀雅却微泥苦心人也不知造物者肯竟
解其縛否因與兒子語其事書之

嬰兒搥虎

子瞻題孟德傳後述雲安嬰兒搥虎事以信虎
之畏不懼己者其說有理小生作閑題便解閑
闔擒刺而先儒提筆格然豈心為虎所搥歟
顯示畏不懼己者故李宏父自言吐詞為徑落
筆驚人我有二十分識二十分才二十分膽安

得起若人而回之

周茂仍

周茂仍姓好同遠率謝人事卜居西郭外數里
許引流種竹斗酒自勞南有小軒顏之曰稔
君是古人觀稼之意耶吾思田昔作勞故心不
怡唯釋耒濯足婦子相饁時至足樂耳杜少陵
詩云閉門面場圃把酒話桑麻此老大不解事
世間那得此等闲人知者不為為者不知境與

人之不相值亦久矣今日再過廟淫凝望樹色
隱、可見又風雨暫停桃花爛熳想見七郎婆
婆其下把酒胡盧也書此以為相見時一笑茂
仍嘗語余云村居故自人世租入城時見故人
話時事不覺莞爾自喜此語真有味也

思巢居

雨氣淫蒸浮几席之上古簞繩床無漫着手
且處支頤自想豈多生以前吾其巢居之民歟

果中之橄欖書之騷卉之蘭自是天壤間三奇
絕未有儼之者友人某解衣質錢願為典花主
而念不及蘭見騷經輒掩其卷但能噉橄欖三
枚余竄疑之此况又是強解事也今日得興蘭
一本桓息庵中思之不覺失笑
種蕙
語之山林間十蕙而一蘭故曰蕙賤而蘭貴蘭

古而蕙多也此不然衆與少豈貴賤之骨與蘭
氣醇遠不射而蕙艷發蘭韻長而蕙微短等
國香政堪伯仲耳必貴賤人物於衆少之間則
荀氏八之當以多故減貴而李白蕭穎士僅然
有子將亦曰少者固不賤耶楚經云既藝蘭之
九畹兮又種蕙之百畝蓋所謂有此內美故不
為貴賤之証
樊侯父母之心

嘗以樊侯小記揭之士山偶為醉少年所毀廟
祝窘之借其友未謝訊之乃二昏也予吉之日
憶吾記中有豪昏猾吏四字二君豈謂此耶吾
聞二君情貌非其人也又茹水蘘一時從事閑
閣學書久為人間佳話公等與有榮焉即二君
苦務清冷門可羅雀獨不思數十年後不逞之
徒有詐訐前件者寧有樊父時事否龐德公隱
居躬耕人有勸其立產業遺子孫者德公輒謂

之日吾貽之以安此真父母之心不可忘也其
友感動而出

薛捕

海虞有捕盜者薛某能察人之顏色而知其所
向卒然掩之無弗中也有盜四十餘人主者使
他捕私掠之既伏矣久之無驗以問薛、請見
之群盜救敬然坐日中薛呼主者曰天寒甚何
不多市牛酒市具縱群盜大嚼盡解其傳盜亦

驚泣而去薛笑曰豎奴幾敗乃公事脫四十餘
人中有一人曾為盜者即喚以牛酒必不去脫
不忒安所辭私掠乎王者面然其說私心快
薛曰姑遲我十日十日未告已得盜矣問之則
王者之親某又溫室也王者益訝之且疑縱盜
情回測薛佯謝曰吾過矣然願勿泄也夜半駕
小船直抵其所宿者家盜聞薛未神沮矣盜
方出尸薛執其手曰某家財顧若今我某尸居

肯拾己落之唾耶長蘅大笑曰若者任為之今
日霽上人書東謂從周參父家讀其文語之會
心向予乞一部去歸時問之何語是會心處乎

牡丹

洛陽人特呼牡丹為花蓋重之也東坡看花吉
祥寺指為智巧便佞之物正抑其為時眼所逐
耳今托於修竹之下叢稍破欄而出窟接無餘
而花猶悴、然試其本色而不復自憐其力之

盡也智巧便侮豈必有時不幸耶柳堤間步花
氣迎人願謂曰子一笑

暮雨

雲情變颯石楚流滋麥鳥駭飛棲蛄正咽必有
怒蛙拱息艸下張口噤舌若候雷鳴狂飈忽捲
萬馬奔沸踈雨墮瓦忽復鳴琅百道金蛇迅霆
如裂氣散濤收浮膩心欽燈火清煌南亭圍窹
榜頤解寐故自悠然

聞風箏

風箏一名紙鳶吳中小兒好弄之然當其搏風
而上蓋必得時則駕者歟梁伯龍戲以彩繒作
鳳凰狀吹入雲間有鳥百十隨而拱之觀者大
駭伯龍死久矣其新翻雜調往往散入侯王將
帥家至今為俠遊少年所傳詠其好事蓋必一
時之別也偶聞風箏悽然有感

靜晝

一鴉呼兩修篁靜立茗椀時供野芳暗度又有
兩鳥伊嚶窓外均節天成童子倚爐觸屏忽斷
忽上念既虛間室復幽曠無事此坐長如小年
霽上人看舉業

舉子業亦可寄興而予又不能有他長時復括
其一二以眎練水李長蘅長蘅怪之曰君病應
爾豈可以儒生酸齋之枝肆其從來未部之談
如造物相妬何予意不然恨求儒生耳果儒生

餘氣無能為也盜乎戰亟命家人拏一箱未箱
至輒縛之嗟乎薛可謂知擒縱矣海虞顧明鄉
為余言

論書

真生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
能行立而能走者也此吾論也乃知字漸玄妙
方可艸書而世人競率意為之自謂天放豈復
有書意乎古人云事茫不及草書嘗舉以戲草

草者其人輒妄對云章州固不易作此尤可笑
古未疾書無如懷素顛旭古詩云興未飽叫三
兩聲粉壁縱橫千萬字讀此者要得其踴躍滿
志之態正不當先以豪放日之也病久廢書今
日獨坐息庵下戲取粉板作掌大十百字如壯
士囚縛愈發愈野不覺唾然自笑吾書不減科
蚪不復能料理久矣當存之以俟識者五耶行
耶走毛雨穿榴書竟失去

紀異

髯者張某嘗奉綱得一巨鯉額有硃文云三躍
龍門關九飲太湖水畢竟不成龍付與張髯嘴
陸仰山見凌醉樵嘗言此蓋得之目擊云

夢記

辛丑八月廿二日夜天氣始涼雨窓聞寂為兒
女輩畧說圓覺大義既久輒斲就枕昏然夢與
元倩輩循坡而走高崗突兀野境逶迤攜手遠

眺忽見高花爛開皆似海棠狀而高輒數丈不可攀折其地亦不能至道旁麥實累之技壓不勝舍輦拾而啖之入手堂然味亦甘滑余與仲嘉稍折而西巖樹有石大如五石之瓠面之玲瓏有口鼻眼處題曰鬼頭石旁皆峭壁壁間斷碣文字漫滅不可讀隱々若云是崑山某前輩愛玩五十手後移植于此者空中危亘石梁高擬百丈其長半之而濶不盈四三尺梁之根

則樹之杪也余亟呼叔顯觀之叔顯曰虹氣也余笑曰石梁非真虹亦非假余焉乎辨又折而西平疇幽曠後有石俯瞰流水大可盈畝狀如芙蓉色加紅玉瓣葉參差隨形鑿文其上字畫適古夢中一一成誦大都高人勝士所製也苦不能記憶耳時余念言祝希哲磨子畏蔡林屋諸人飽飲山水又能作此等快事造化何負於彼而世共惜其不遇真可笑也方謂家世長圖

之而雞聲喔之漏下五鼓矣余自頻歲病廢衆
口食貧日為未塩所迫逐對月臨風了無情緒
形神輒息乃復得此奇絕境界豈化物者以是
償我哉書此志幸

見晉翁

晉翁鳳陽余袒舅也長先君子八歲其遊如兄
弟然先君既歿而翁不思過余里中必道而
行常謂余極欲相見然無柰腹痛之感今年十

月十二日見翁里第老屋瓦盆敝裘短憤芝之
如三十年前事相與追論往昔歔歔泣下翁性
慷慨每飲輒醉每醉必放歌自快至八十猶然
兩年来齒已漸豁矣余方低頭自悲會童子來
言諫水姚適之在余舍城淚而別翁送余至階
下浪吟云眼前風景還依舊世外人情幾變遷

雲栖放食

杭州有其母溺於江而永尸不得者計無所出

夫忽一婦人踵門告曰先年余夫墮溺死余聞
雲栖放食無不度也亟以銀五分附薦烏事且
數年矣昨夢余夫未告曰吾自隸名鬼錄与潮
潛往未也淨汝願力得為行潮者首倘再一得
食可離水苦吾旦暮圖之不得其便吾行潮能
取諸溺者尸而藏之則某人之母在烏汝往告
之祈某以雲栖之食相報可乎溺者子按其言
求之果得尸今日余在景德寺中看默上人放

啖口食陳繩伯言

仰山詩句

里中陸仰山好辨六書其辭堅不可屈然作詩
頗有俊句其感懷詩云漏入夢回枕寒生愁際
衾紙窓殘月上應照未磨心又云一室淒涼况
半生牢落人冷澹蕭瘦頗似賈孟風骨元倩兄
弟偶誦其語燈下記之

王瑞和怡

今日友輩中受樂莫加沈修幻受苦莫加余之
自五更即料理薪水稍支一日便焚香煮茶
獨坐蘇齋中友生相過縱談山水文籍或說詼
語笑話夜間脫幘坐榻上呼兒子稍理時業家
人輩心時、相勞苦而余心對景慨然自笑鬢
眉男子僅僅為不終日之計可鄙也今日得孺
和一帖云無日不在死法中恨又不能死耳造
物頗以貪賤困人能於此中稍不受纏縛者不

免於貪賤外費渠種々安排罷過愈深正未知
受譴何極然則余之樂殆又不可量也時事碌
碌誰能為終日計者余過矣余過矣

性相

性宗以相為桎梏相宗以性為籠統兩種人真
是操戈入室可憐憫也僧古源將忝少室過余
別道人錢虛白在坐錢戲源曰用不多圖箇
快活自在罷源念然作色余笑曰不是一番寒

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源喜虛白目余之謂源
曰不然未考亭有言等閒識得東風面萬紫千
紅是春兄行矣要識取東風面也虛白天喜
曰好判狀余曰不敢聊勸和耳

嘉善廉吏

許鑑號石塘雲南人嘉靖中以進士為嘉善今
剛介廉直多惠愛時當入覲既渡何度囊中不
能乘輿竟騎一驢而去至邸中杜門待命與人

絕無交涉後徵入為御史隨以年例僉憲不久
致仕今日偶與客言樊侯冰蘖之操近世希有
客謂余言昔嘗見許公如此廉幾近之

天臺應卒語

耿天臺提學南省行縣至崑山冬至習儀一狂
生出班高聲稟曰糾舉某生負大不敬天臺頓
足少間徐曰如此夫節乃爾枉躁大不敬即汝
當之誰為不敬者付吏繫去後公竟不同語云

試之卒以觀其量正足頓足時難也

子瞻桃花詩

子瞻桃花詩云戲將桃核裏紅泥石間散擲如
風雨坐令空山作錦繡倚天照海光無數余嘗
令童子裹核投之文筆疊浪間偶發一枝輒
為樵者亂拾以去頗恨之今日讀此詩自竚
桃雖不成然不至作效嚙婦

讀酒經

栽朶薔薇壞、欲笑遇兩便止儿上移蕙一本
香氣濃遠舉酒五酌頽然竟醉命兒子快讀酒
經一過并書中郎所作醉鄉調笑引於未吾觀
畫工寫生大都於梅花下看水仙蓋其臭味則
有然矣

梅庵東

戊子春先君既歿之一日諸備未畢電聲隱
起西北電光如綫余時裹號踏地奴子持一東

至則先君之友周梅庵先生東也其畧云延陵
李子之喪其殮也以時服則既有聞於君子矣
余每感其意自愧久不報今年先君大痛之辰
飯僧蘇齋追思言笑而僧有問周先主故居無
恙者輒揮涕錄其語焉

東坡作墨

志林去己卯臘月二十二日夜墨竈大發幾焚
屋叔咸遂羅作墨得佳墨大小五百九入漆者

幾百丸是以了一世着書仍以遺所不知何人
也餘松明一車留以照夜二十八日二鼓作此
紙按年譜己卯先生年六十四在澹州蓋元符
二年也攷之外傳之宣和初有潘衡者賣墨江
西自言嘗為子瞻造墨海上得其秘法故人爭
趨之或問其季子過，大笑曰先人在儋身無
聊衡適來見因使之別室為煤中夜遺大幾焚
廬翌日煨燼中得煤數兩而無膠法取牛皮膠

以意自和之不能為鍊其塊僅如指者數十公
二地倒衡因謝去叔黨此言可信不謬而坡公
饒興致亟於獎善故云爾然聞衡墨自佳可與
九華朱觀相上下借坡名以行改是墨買常態
不足怪也

夢

有徐應祿者白哲長瓜嘗為縣昏又嘗賣藥於
市余亦嘗過其肆中相與語歡甚今死數年矣

余嘗夢至道士門堂有三扁中曰紫薇宮左曰
人義之民右曰池仁義皆金文大書舍字鮮潔
應祿著帽衣青衣楚之出迓歡語如平生既覺
午餘侍慈氏問故人吳文房家慈曰此徐應祿
之兄也相對恍然記之

渡巴城

巴城湖蓋湖之小者辛卯深秋予歸日海虞阻
風湖口四日去冬將訪公亮舟膠崇寧寺下堅

不可動者六復五日誰謂尺水無波天下事可
以憑臆而斷也今日風厲甚生湖寂然此大平
常事然予心自喜蓋由往時之膠阻為之緣影
耳默之自照之足以破沅轉之妄矣膠之日公
亮以露與相迎欣然乘之過田聞老婦稚子無
弗竊笑者道遇仲純相與藉草而坐老氓出茶
餌食予檢往馬厓庵遂留宿諾且求診於仲純
為定兩方而別同游者邵兵部連壠繆仲純譚

公亮公亮之子元龍

燈下戲書

今夜被酒得鄒公履書恨僕不宜病廢全其微
尚須興驕奢淫佚消磨殆盡始得故是此元盛
念吾自秋入冬未無日不病無病不劇頗覺意
思都盡今日慶長載酒相邀與王幼昭恣口歡
謔心既驕矣奢矣淫而佚矣燈前投筆作文一
章詩二章頗有生韻始知驕奢淫佚不足消吾

之福還能豪吾之興也記此以後必履一笑

許家郎

許家郎名士戲十三能文章未及炊黍時
就風義道上頗有落地食牛之氣三年後崑
山又一名士也此道真如積薪多者上耶

